



悠悠南河水

□梁晓丽

我对河情有独钟,因为生在内陆,不能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。

童年的我,时常在河边玩耍,看那白花朵的河水从洗衣人的手指间穿过。我发呆:“它和人一样有名有姓吗?”长大后,我走过很多地方,也见过很多河流,每走一个地方,我都会问“这是什么河”,有名的,我会迅速记下;没名的,我为它黯然神伤。

1

人间四月天,我在有梨乡之称的开州铁桥镇,看到了一条如碧玉一样镶嵌在大地上的“绿丝带”,那一刻,我欢呼雀跃。

透过玻璃车窗,我惊喜地发现,河边的树木刚长出新叶,像牙牙学语的孩童,穿着嫩绿的衣裳;又像蒙在河边的绿窗纱,给河平添了一份神秘。当地人告诉我,这条河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南河,简单、诗意,有春风摇动柳芽的轻盈。

怀着对南河的好奇,我们一行人追问它的前世今生。土生土长

的金沙村党支部书记,耐心地给我们讲述南河的来历。夕阳照耀着金沙村,映射在河面上,河水像被打碎的碧绿水晶,光芒四射。河堤上的杨柳树、麻柳树梳着长辫子,安静地站着,像在聆听,又像在等待晚归的农夫与耕牛。一群鸟儿叽叽喳喳地在枝头吵闹,像是在欢迎,又像是在歌唱。

南河为长江二级支流,古称彭溪或江里河,发源于四川省开江县广福镇,因修筑高速路打通了地下水,河水的水流变大。河水自西向东流,经过开州境内的铁桥镇、临江镇、竹溪镇、镇安镇然后汇入小江。河道总长93公里(重庆境内72公里),流域面积1710平方公里。

南河穿过铁桥镇时,形成冲积平坝,带来了水源和农业优势。它像一首曲子从高亢变得舒缓,仿佛人到中年,日子磨平了性格的棱角,脾气变得不急不躁。

上善若水,水利万物而不争。这是古人千百年来的感悟,是智慧,是经验。水不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,还可以洗去城市的铅尘与浮躁,使原本烦躁的人们变得沉静和安然。水从心坎上流过,冲洗掉一身疲惫。

南河与众多河流一样,发源地也是山水的突破口,后因水流一路向东冲击而成。它和铁桥镇的土地、山峰、村庄、人家一样,是大地上的主人,更是很多游子的乡愁。

2

有河就有桥。铁索桥是南河上一道

浸透着厚重历史的风景。它位于铁桥镇中心,横跨南河。据记载,它始建于清咸丰七年(1857年)。桥长64米、宽7米、高约30米,有三个桥拱,是开州地区规模最大的古桥之一。建桥时挖出一把巨大铁锁,故得名,它是连接老场与新场的重要纽带,也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桥上石板连着石板,表面被岁月和脚步磨得光滑圆润。我们踩着先辈的足迹,看一看、摸一摸有些风化的石头,仿佛触摸到160多年前铁桥的心跳。空气中还散发着先辈们呼出的气息,好像他们正在穿越铁索桥去老街赶场。

漫水桥就字义而言,就是水可以漫过桥。南河上有三座漫水桥,沙坝漫水桥是其一。桥面由钢筋水泥做成,桥墩是石头砌的,长约50米,宽只能过一辆越野车。涨河水时,水漫过桥;到了枯水季,桥则是连接南北两岸的主要通道。我们到金沙村时,走的就是沙坝漫水桥,车行驶在桥上,仿佛在河水中,我的心提起老高,真怕一不小心开到河里。

沙坝漫水桥离沙坝老街不远。老街狭长,没有老房子,也没有一级一级的青石板,只有一棵生长了200多年、已经千疮百孔的老黄葛树,见证着南河的沧海桑田。

在漫水桥上行走,每个人都秒变成摄影师,举起手机对着碧绿纯净的河水一阵狂拍,把时间与身影定格在南河。原本不

喜欢留影的我,也请同行的朋友帮忙拍了几张照片。照片上的我露出孩童般的笑颜,在天然纯净的山水面前,我们都返老还童了。

岸边的树木,头顶的天空倒映在清澈的绿水中,像天然的水中画,让人恨不得抓住。那些倒影好像在暗自比美,一阵风吹乱了水中画,画便有了生命,变得生动起来。四月的清风拂过发梢,我踏着轻快的步伐,为一条天然无雕饰的河沉醉。

河畔有条慢行步道,倚河而建,没有汽车川流不息,也没有人来人往,一栋栋精致的别墅次第排列着。我们一边漫步,一边感受乡村的美好,也为村庄的富裕而赞叹。平桥、流水、人家、杨柳,这不就是江南水乡吗?我真想留在这里,自己修个房,朝夕与南河为伴,看它四季的模样……

有人说,南河适合漂流。听到这句话时,我却不高兴。我曾经看到过很多干涸的河,河床里乱石堆砌,被砍伐的树木横七竖八地躺着……它们让我心酸,更让我担忧,我希望河该有河的模样。我怕人类的贪婪会破坏南河的纯天然。只是看看、拍拍照、打打卡,不去打扰河的安宁,这是我们对纯天然最好的保护。

南河是块纯天然的璞玉,它不需要雕琢。保留它天然的美,让更多的人看到河本来的模样,那该多好啊!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)

醉美太寺垭

□李德良

春已逝去,初夏大地更美。两月前,嘉陵江边,晨雾散去,太寺垭森林公园里弥漫着游人赏花的欢声笑语。

群贤毕至,在和煦阳光下,共赴一场春的盛宴——沐浴在园中盛放的郁金香之中。四百亩的花海在朝阳下轻展枝叶,为立体山峦披上绚丽的彩带。

今年,太寺垭森林公园从荷兰引进百万株优质郁金香,无论是规模、品种还是品质,均属上乘。

郁金香被誉为“花中皇后”,色彩斑斓,红、黄、白、紫各具风采,仪态万千,象征着爱情、勇气与美丽,深受人们喜爱。这些来自荷兰的仙子,每一种都蕴含着诗意:“荷兰美人”低垂着头,宛如沉思中的维纳斯;“狂人诗”则以其旋涡状的花瓣演绎着立体主义的画卷;而“红灯笼”在微风中摇曳,仿佛穿越时空而来。

踏入花海,眼前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,红的似火、黄的如锦、粉的像霞、紫的如梦,各种颜色的郁金香争相斗艳,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。

徜徉在花间小径,如同踏入了仙境。蹲下身子仔细观赏花蕊,细细品味这些美丽的精灵,我发现每一株都是一个小小的舞台:嫩绿的茎秆托起如绸缎般的花瓣,晨露在鹅黄色的花心上折射出七彩的光芒。含苞待放的花朵如芭蕾舞者踮起脚尖等待上台,盛开的花朵则像歌剧院的女高音歌手尽情歌唱。最引人入胜的是那些半开的花朵,仿佛被春风掀开了一角的信笺,将芬芳的私语传递给云端。如此迷人的花卉,人见人爱。太寺垭森林公园也因此成为网红打卡地,人气旺盛。

太寺垭森林公园不仅是重庆市级森林公园,更是一个集森林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度假旅游景区。早在2020年11月,新发村就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“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”;同年7月,重庆首批美丽宜居乡村名单中,太寺垭森林公园也榜上有名。

夕阳西下,晚风轻拂过数十万花朵,演奏出一曲光的变奏曲。余晖下,公园更显璀璨,更加迷人。

(作者系江津诗书画院院长)

老家的枇杷黄了

□唐安永

昨天,老家的侄儿打来电话,说老家门前池塘边那棵枇杷树上的枇杷快成熟了,请我回家品尝。挂断电话,儿时的快乐童年往事,鲜活地浮现在眼前。

自我记事起,门前那棵枇杷树就高耸在池塘边。每年十月后,枇杷树总会如期绽放出白色或淡黄色花朵。次年五月,枇杷变黄,便进入了采摘期。

当枇杷开始结出青涩的果子时,奶奶便整天看护着这棵枇杷树。院子里的小伙伴们被这棵枇杷树勾了魂似的,常来树下转悠。趁奶奶不注意,有人拾起地上的石块掷向树上的枇杷,随着石块的撞击,青涩的果子如铃铛般在空中晃荡。胆子大的索性脱掉布鞋,猿猴般爬上树枝,快速摘几颗滑下树来。那些青涩的果子,让小伙伴们吃尽了苦头,龇牙咧嘴,难以咽下。也有被奶奶逮个现行的,不过奶奶似乎并不生气,拿着赶鸭子的竿子守在树下,大声说:“抓紧抓紧,慢慢滑下来哈。只要下次不来摘了,我这次就不打你们。”乖乖滑下树来的小伙伴,在大伙的嘲笑声中,红着脸消失在奶奶的视线里。

“摘枇杷啰!”随着奶奶一声低沉浑厚的呼喊,很快,枇杷树下就变得热闹起来,全家人的笑脸如春花般灿烂绽放。父亲拿着长长的竹竿,奶奶和母亲胳膊上挎着篮子,目光专注地望向父亲伸向树梢的竹竿。只见父亲来回一舞动,一串串枇杷便像雨点般簌簌落下。树下的我们,将掉落在地的枇杷小心翼翼地拾入篓中,然后迫不及待地剥开一颗塞入口中,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,枇杷便已滑入胃里。奶奶心地善良,她将采摘的枇杷分装成若干小袋,吩咐父亲挨家挨户给邻居送去,和邻居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。
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父亲会选出肥硕的枇杷,滤干水分、去掉表皮和内核后放入酒坛,将自酿的苞谷酒缓缓倒入,让每一颗枇杷都被酒水温柔环绕。此时,父亲不慌不忙地拿起一块红色粗布,仔细缠绕在坛口,再用细细的麻绳系紧。在未来的日子里,酒坛里枇杷的果香与白酒的醇厚慢慢交融、发酵,酿成香醇的枇杷酒。每有客人登门,父亲总会倒出一杯与客人对饮,知心的话儿也随着枇杷酒的芳香飘向远方。

“五月枇杷黄似橘。”进入五月,枇杷果由绿渐渐变黄。小满时节,细腻轻柔的夏雨将树叶和枇杷果冲洗得一尘不染。成熟的枇杷犹如小酒杯般缀满枝头,惬意温暖的夏风轻轻拂来,金黄的枇杷在枝头不停摇曳,散发出甜蜜撩人的香气。在温柔阳光照射下,枇杷仿佛镀上了一层厚厚的金箔,为山村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。

每年季节更迭,人们容易患感冒,常咳嗽不已。那时,乡下医疗条件不好,邻居们便会来我家,爬上高高的枇杷树,采下叶片,回家后用火烧掉绒毛,洗干净后用冰糖煎煮,可镇咳、祛痰、平喘。

如今,家乡的枇杷,不仅是鲜美的水果,更是乡亲们致富的“金果子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协会员)

